

大朝崛起系列丛书

大清的崛起

(下)

康乾煌煌两百载

任吉东等著

最后的中华帝国——解读清朝

纵观中国历史，辉煌五千年，历历数百年，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清朝这样，褒贬各执一词，盖棺尚未定论，带有众多疑案与悬念；也没有哪一段历史像清朝这样，风云千变万化，气象日更月张，充满无尽变数与抉择。清朝历史不仅书写了大朝崛起的神话，更演绎了没落王朝的悲哀，在她身上两者的结合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毫无矫饰。

京华出版社

大朝崛起系列丛书

大清的崛起

(下)

康乾煌煌两百载

任吉东等著

最后的中华帝国——解读清朝

纵观中国历史，辉煌五千年，历历数百年，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清朝这样，褒贬各执一词，盖棺尚未定论，带有众多疑案与悬念；也没有哪一段历史像清朝这样，风云千变万化，气象日更月张，充满无尽变数与抉择。清朝历史不仅书写了大朝崛起的神话，更演绎了没落王朝的悲哀，在她身上两者的结合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毫无矫饰。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清的崛起:康乾煌煌两百载/任吉东等著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
2010.5

ISBN 978-7-80724-397-7

I. 大… II. 任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清代②帝王—政治—
谋略—中国—清代 IV. K249 D6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3308 号

大清的崛起:康乾煌煌两百载(下)

著 者 ☐ 任吉东 等著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
印 刷 ☐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☐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 ☐ 230 千字

印 张 ☐ 10

版 次 ☐ 2010 年 5 月第 3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978-7-80724-397-7

定 价 ☐ 59.80 元(上、下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目 录

第五章 雍正:承前启后(续)	(1)
第四节 非常语录:大话胤口奏折	(1)
第五节 不得善终:帝王死亡调查	(10)
第六节 骂名难副:雍正的辩护词	(17)
第六章 乾隆:盛世辉煌	(22)
第一节 最莫名的终极考问:我是谁?	(22)
第二节 最前卫的明星称号:“十全老人”	(27)
第三节 最深远的政治意图:六巡江南	(31)
第四节 最稳固的精英团队:“铁三角”	(34)
第五节 最遗憾的帝国机遇:东西初晤	(38)
第六节 最感人的万里归顺:土尔扈特	(41)
第七节 最失败的难言之隐:晚节不保	(44)
第八节 最伟大的小说——《红楼梦》 横空出世	(48)
第九节 “国粹”京剧:从“四大徽班”进京 说起	(52)
第十节 美仑美奂的皇家园林:颐和园、圆明园 和避暑山庄	(55)
第七章 嘉庆道光:支撑犹壮	(60)
第一节 嘉庆:从皇太子苦等成儿皇帝	(60)
第二节 巨蠹覆亡:和口跌倒,嘉庆吃饱	(64)



大清的崛起:康乾煌煌两百载

第三节	癸酉之变:不入龙穴,焉得龙子	(67)
第四节	大烟泛滥:可耻的“福寿膏”	(70)
第五节	道光:小气天子厉行节俭	(73)
第六节	龚自珍:伫立在古、近代“十字路口” 上的巨人	(77)
第七节	魏源与《海国图志》:“睁眼看世界 第一人”	(81)
第八节	鸦片战争:不仅仅是商业之争	(84)
第八章	咸丰同治:江河日下	(89)
第一节	咸丰:有心作乐,无力回天	(89)
第二节	太平天国:不仅仅是农民起义	(93)
第三节	历史的逻辑:败落王朝与孤儿寡母	(96)
第四节	中兴第一臣:曾国藩和湘军、淮军	(100)
第五节	从“阴谋”到“阳谋”:慈禧的权术 之辨	(105)
第九章	光绪宣统:帝国陨落	(112)
第一节	戊戌变法:日暮帝国的最后一搏	(112)
第二节	义和团:自发地反抗侵略	(117)
第三节	亡国模式:又见孤儿寡母	(120)
第四节	蠹贼袁世凯:此权臣非彼权臣	(123)
第五节	皇帝下台:一役岂能功成?	(128)
第六节	宣统或溥仪:末代皇帝的悲惨命运	(131)
第七节	清末散文:古文的最后一次辉煌	(136)
第八节	传播与宣传:近代报刊出版业从诞生 到崛起	(141)
第九节	近代科技:从无到有,渐渐兴盛	(145)
后 记		(155)



第四节 非常语录：大话胤□奏折

我们这里所说的语录，并不是雍正皇帝曾向全国颁行，并命民间广为宣讲过的他的三本“语录”，即《广谕圣训》、《御制朋党论》和《大义觉迷录》，也不是选辑古今各种禅宗经典和语录而成的《雍正御选语录》，而是他在批阅奏折中所抒发的或豪言壮语，或政务感言，或诙谐调侃。从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代帝王的从政观念，还能领略到这位刻薄天子背后的幽默性情。

做实在好官

实心任事，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：朕望天下总督、巡抚大员，“屏弃虚文，敦尚实政”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：为官者要有所作为，“唯以实心行实政，重公忘私，将国事如身事办理”。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，雍正更是直言训导，要他“做实在好官”。

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，雍正十分反感，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，必遭严厉痛斥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八月，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“皇恩浩荡”，雍正训斥他：“凡百事务实行，不在文字语言。颂圣具文，朕实厌览。”雍正毫不客气地正告群臣，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“实听厌矣”。漳州总兵初有德上了一个谢恩折子，满纸郁乎文哉，而且肉麻得可以。雍正阅后，连问三句：“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？幕客代笔的？你识字通文与否？”毫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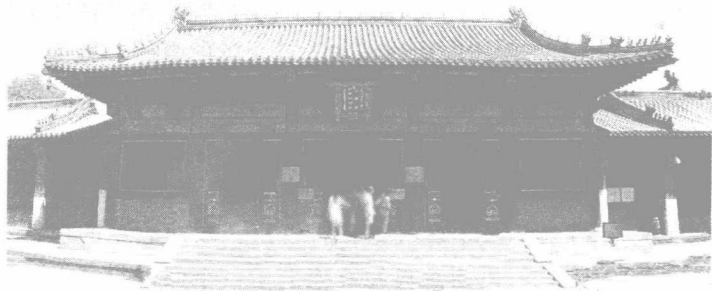


留情面。

去庸人而用才干

为政之道在于用人，用人之道在于才干。在封建官场，很多官僚抱定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的想法，既不贪污受贿，也不积极任事，雍正对此也作具体分析。他说：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，人品再好，也不过是个木偶，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。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，廉洁安分，也没有什么过错，但是他胆小软弱，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，工作难有起色。雍正帝知道后，立马就地“开”掉：常三乐当官软弱，实属失职，应当免去官职。山东曹县知县到任一年多，疏于事务，倦怠公事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竟没有一件审完，虽然他本人遵纪守法，但雍正认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犯罪，不仅免职，还让他坐了五年大牢。由此可见，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，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和作为。

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，而对有才干、做实事的人却是倍加爱惜。河南大员田文镜尽心铲除贪官，果断坚决，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诬告。雍正经过核实后，将诬告者治罪，又让田文镜官升两



雍正皇帝未即位前的起居之所——永佑殿



级，表扬他“为国忠诚”。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：“小人流言何妨也，不必气量窄小。”浙江总督李卫，办事严猛，不徇私情，得罪了不少大官。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。雍正却说，李卫性情粗犷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但他却是“刚正之人”，朕赏识李卫，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，实心任事。

沽名邀誉，乃居官之大患

雍正帝在刚即位一周年的时候，就告诫臣下说：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，做实事，而不是耍花招，讲空洞的好听的话，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。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，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。为此他指出，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，用自己应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。所以，既不要剥削老百姓，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。

在封建官场上，确实存在着沽名钓誉的现象。清朝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“名实兼收”。对此，雍正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：“所谓名者，官爵也；所谓实者，货财也。”他进一步指出：“今之居官者，钓誉以为名，肥家以为实，而云名实兼收。”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。杨名时因贪图名声，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。雍正帝指责杨名时“性喜沽名钓誉，而苟且因循，置国家之事于度外”。福建陆路提督石云倬主动请缨，要求效力边廷，理由可谓冠冕堂皇。但雍正一语道破：“汝好起分外之念。”并指出石云倬所说的闽省“太平无事，兵民乐业”，并不是那么回事；又问石“毫无报效之处”是什么意思？不知轻重，不识好歹。最后劝他仍做好分内之事，莫生非分之想，否则，瞎动脑筋，有害无益。

莫恃才、莫自是，以谦存心，以和接物



雍正十分注重官员的操守道德，对此多有批示，反复教诲。陕西马尔泰巡抚上任，奏报谢恩。雍正告诫他：“勉之勉之。莫恃才、莫自是，以谦存心、以和接物。凡百务要静。过犹不及，不可生事。凡振作更张，兴利除弊之举，目下皆且可不必者。志之。”即不要恃才傲物，不要自以为是；要虚心待人，要谦和接物；要冷静处事，不要做过了头而惹出事端来。雍正的“三要三不要”，不仅是做官之道，也是为人处事之本。

山西巡抚石麟奏谢赏赐哈密瓜事，雍正也给他上了一堂哲学课：“操守乃为官之本，本立诸道自生。上天之善恶唯在公私二字，为国即为公，为己即为私，一涉私为自身利害计，便善事亦不能仰邀上天神明之鉴佑，何况其非善乎！若不贪利沽名作威作福，一派大公致身于国，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！试行看。鄂尔泰、田文镜等，无他奇异伎俩，不过根本上见得透、立得定耳，当勉之者。特此谕，亦令蒋洞知之。”什么是操守？操守落在善恶二字上，善恶又落在公私二字上，“若不贪利沽名作威作福，一派大公致身于国，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”。最后回到现实中来，指出鄂尔泰和田文镜之所以恩宠不衰，没有什么奇招，只是认准了一个“公”字，立定操守而已。

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

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，雍正帝以身作则，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。雍正帝素喜清淡，“御膳”常常是烧豆筋、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，外加一碗糙米饭。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，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。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清苦，雍正帝则淡淡一笑：“朕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，何物不可求？何膳不可进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



啊！”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，即位后也没到江南做巡幸活动。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，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，稍有花销，就认为是过奢之举。此外，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，反倒认为：“行一利民之政，胜于献稀世之珍也；荐一可用之才，胜于贡连城之宝也。”雍正帝明确指出：“世人无不以奢为耻，以勤俭为美德，若诸臣以奢为尚，又何以训民俭乎？”

只可信一半

虚假不实的奏报，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。对这类奏报，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只可信一半。大凡初到任，必过言地方之废弛；及迟数时必须报言风习之整理，人人皆然，朕览之厌矣。何能慰朕远注之意也。但秉忠诚之心行诸力，龟勉为之。如果如所奏，不但朕必闻知，何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也？不可为少有可观，或被人欺隐，无所闻见，以为已治已安而生懈弛念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，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；等过了几个月，就一定奏报说，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，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，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。这个伎俩我已经知道了，请不要再用了，很陈旧了。

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，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，并进行尖锐批评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。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，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，于是批评石文焯说，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，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！可笑的是石文焯不知悔改，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，依旧我行我素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夏天，甘肃大旱，七月下了一场小雨，石文焯赶紧奏报说：已是丰收在



望，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。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，挥笔批道：“经此一旱，何得可望丰收？似此粉饰之言，朕实厌观。”

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

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，上传下达的工具。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，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，直接送到皇宫大门。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、物力与财力支持的。一个官员，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？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：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，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；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，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，朕也不会怪罪你的。他反复强调：“只务实行，不在章奏。”有的官员无事找事，频繁上奏，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，向皇上讨好，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二月，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，雍正帝看后发现，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，于是批道：已经报到部里的事，又何必多此一奏。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。这么远的路途，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，不知你用心何在？

云南布政使葛森也是没事找事，频繁上奏。布政使是巡抚的部下，他越过上司不远万里直接给皇帝上奏，报告年成好，“米价大减”，不料挨了一顿臭骂。“实不知汝具何心志”，路途这样远，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，不知你用心何在？如果想用密折奏报，来讨好皇上、挟制上司、恐吓下属，那实在是要小聪明了。雍正多次告诫群臣：说一丈，不如行一尺。他所关注的，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，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，说得是否动听。因此，他对



官员进京面见皇帝，也一直控制得很严。张广泗虽为封疆大臣，但从未见过雍正一面，故要求适当时候进京陛见。按理说，这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。但雍正却认为督臣鄂尔泰被召见到京城，新署高其倬还不熟悉业务，这种时候奏请进京，动机不纯。提出为官者，“务诚之一字要紧”。

因地制宜，化裁取当

雍正帝作为一个洞察下情的皇帝，深知全国各地情况各异，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，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，而不可一味迎合、生搬硬套。他强调，处理政务一定要“因地制宜，化裁取当”。这一点，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：朕凡所谕，皆因人因事，权宜而发，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，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。即要实事求是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能单凭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雍正帝早就发现，有些地方官员，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，自己不拿主意，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，听皇上的口气行事，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。对于这种现象，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，为自己留后路，是在为自己做官。

雍正后期，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，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。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，曾就何时进军、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。雍正严厉批评他说：朕在数千里之外，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？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，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，给你下命令呢？雍正认为，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，只知道遵旨而行，并不一定是好官。云贵总督鄂尔泰，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，提出不同意见，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。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，雍正严厉斥责他：是为自己



做官。

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

自古以来，皇帝都被称为天子，自以为无所不晓，无所不能，但雍正却认为未必。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，要求身边的大臣，看见朕的过错，直接指出，“使朕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”雍正即位的第一年，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，专门给皇上挑错，并交代说，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，朕也不会怪罪。但若是瞻前顾后，用一些空话来搪塞，却是万万不可的。

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，并不以万能自居。他对自己不很了解、难以决断的事情，往往坦率地承认，而不是轻易下结论。一次，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，他看后认为：“其中多有可取之处。”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：朕不知地方情形，不敢轻易颁旨。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，让他与提督、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，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。有一个叫周英的人，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，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，办事浮躁，地方官员反映不好。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：派周英到西藏，属于用人不当，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。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，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，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，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。然而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，必然有许多错误，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。但是，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，的确是一个务实和讲求实效的封建君主。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，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



场弊端，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另外，雍正有很多的批文充满个性化语言，有的像好朋友侃侃而谈，有的若知心人推心置腹，有的如家里人嘘寒问暖，有的似铁哥们调侃诙谐。在这里摘录几条，大家奇文共欣赏。

喜悦状：李枝英竟不是个人，大笑话！真笑话！有面传口谕，朕笑得了不得，真武夫矣。

怨恨状：朕生平从不负人，人或负朕，上天默助，必获报复。

自谦状：此段河工，朕未获亲履其地，今向卿等论方略，可谓班门弄斧也。览奏朕实抱惭。又如批陈时夏折：灯下草笔，莫哂字丑文拙也。

亲昵状：真正累了你了，不但朕，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。阿弥陀佛，好一大险！

调侃状：喜也凭你，笑也任你，气也随你，愧也由你，感也在你，恼也从你，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。

失望状：岂有此理！朕心寒之极，未料王士俊如此待朕也。

肺腑状：朕如此推心置腹，任用尔等，凡有累民之举，概令据实入告。尔等竟若罔闻，政令乖方一至于此，朕惟仰天泪下，亦无言可谕尔等也。

讽刺状：多赏你些，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。

痛骂状：观汝屡次论奏，俱属狂妄不经，莫非尔身果有疯证耶！

玩笑状：大奇！大奇！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，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，都叫他“球”，粗蠢不堪，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。



大清的崛起：康乾煌煌两百载

自夸状：张球之事何如！朕早知其非端人矣，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，服朕之明鉴否？

警告状：今到广西，若仍皮软欺隐，莫想生还北京也。

耍酷状：朕就是这样汉子！就是这样秉性！就是这样皇帝！尔等大臣若不负朕，朕再不负尔等也。勉之！

恶搞状：鼻烟壶装水。雍正三年，员外郎海望持出玛瑙桃式鼻烟壶一件。奉旨将口开大些，做水盛用。痰盂改棋盒。雍正五年，太监萨木哈持出象牙雕刻镶嵌铜镀金里痰盂二件，传旨，着将此痰盂改做棋盒，棋铜镀金里子拆下，另配做紫坛木痰盂。

第五节 不得善终：帝王死亡调查

在封建王朝，与皇帝的出生和即位同样引人注目的，是皇帝的死亡。作为一国之主，皇帝的一举一动，都是国之大事，而死亡更是大事中的大事。无论哪位帝王驾崩，都会有史书郑重其事地给予记载，为后人留下多少不一的历史记录。

“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”。中国皇帝表面上权力巨大，荣耀无比，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。在中国社会中，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，健康状态最差。有人做过一个统计，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，共有二百零九人。这二百零九人，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，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。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，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主要原因。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，皇帝大都是善终，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。两宋



十八位皇帝，平均寿命四十四岁。明代十六位皇帝，平均年龄四十二岁。在明代十六帝中，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，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：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，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，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。

而在死亡方式上，更是离奇百怪，各有千秋。据统计，中国历代王朝，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，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，其中病死的，也就是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九人；不得善终的，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。对于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，死于刀剑之下的一百二十七人；服“仙丹”死（其实是自己找死）的五人，创伤复发而死的四人；射杀者六人；毒杀者三十三人；勒杀（用绳子）者十四人；扼杀（用手）者二人；饿死者四人；沉杀者四人；闷杀者六人；拉杀者四人；惊死者八人；囚禁或流放致死者六人；被虐杀者一人；自刎者八人；自焚者三人；自缢者四人；投井者一人；投海者一人；落马跌死者三人；酗酒暴死者二人；死因不明者二十七人。至于病死的三百三十九人，是否真的病死，那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。

其中最搞笑的，有因为小两口拌嘴而被妃子闷死的东晋孝武帝司马曜，因上厕所而掉进粪坑溺死的晋国国君晋景公，因练举重被压伤而死的秦国君王秦武王嬴荡，因跟狗熊练摔跤而被挠死的汉武帝儿子广陵王刘胥，因吃春药过度精尽人亡的明朝光宗朱常洛，以及坐着自己“研制”的舟儿掉在御花园的湖泊里给淹死的明朝正德皇帝，等等。

而最引起人们兴趣的，当属那些死因不明的皇帝，著名的如秦始皇、赵匡胤。而尤其是在清代，自清军入关，多尔



袁摄政，定都北京到清朝灭亡，大多数皇帝都不约而同地早夭，引起人们各种猜测，众说不一。雍正之前的几位皇帝，如努尔哈赤死因不明，但或受伤，或病死，或两者兼有，总算大体知道是怎样死的；皇太极则是猝死，是病死还是像小说中写的由于情杀，就不得而知了；多尔袞也是猝死，据说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后，吃错了药死的；顺治应该是得天花而死，至于出家则是演绎；康熙，从其数次发病情况来看，患的可能是高血压、心脏病之类，致使晚年心力憔悴，气力不支，病情突然恶化死亡，应该也能说得通；乾隆比较幸运，是老死的；嘉庆也是猝死，据说是雷劈死的；道光和咸丰都是病死的，没有疑问；同治也是病死的，但死因不明，不知道是天花还是梅毒；而光绪的死亡更为离奇，恰恰就死在慈禧的前一天，也为人所怀疑是被慈禧毒死的。

最有传奇色彩和演绎版本最多的，还是雍正的死亡。因为从小营养跟得上，体育锻炼也并未荒废，又养尊处优，也没有什么荒淫好色狎妓、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，雍正身体状况一直很好，处于羸弱多病与骁悍强健之间。这样的体格，益寿延年虽然并不可得，但花甲之寿应该绰绰有余的。但他的死亡年龄却是盛年五十七岁时，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，并且是突然死亡。史书记载非常简单，只是说，前一天，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，第二日下午病危，急召大臣，当晚即死掉了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，没有什么确切说法与证据。据雍正的心腹大臣张廷玉的私人记录，当时雍正七窍流血，令他“惊骇欲绝”。雍正暴卒，官书不记载其原因，这自然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；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，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。于是，各种“不得好死”的说法就产生了。